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金佗稡編卷十九

詳校官編修臣范來宗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學正臣翁樹棠

謄錄監生臣張　泰

金佗稡編卷九

宋 岳珂 撰

行實編年六

遺事

先臣天性至孝自北境紛擾母命以從戎報國輒不忍屢趣之不得已乃留妻養母獨從高宗皇帝渡河河北陷淪失外區音問絕隔先臣日夕求訪數年不獲俄有

自母所來者謂之曰而母寄余言爲我語五郎勉事聖天子無以老媪爲念也乃竊遣人迎之阻於寇攘往返者十有八然後歸先臣欣拜且泣謝不孝自歸有痼疾先臣雖身服王事軍旅應酬無虛刻嘗以昏莫竊暇至親所嘗藥進餌衣服器用視燥濕寒煖之節語欬行履未嘗有聲遇出師必嚴飭家人謹侍養微有不至詈罰自妻始及母薨水漿不入口者三日每慟如初毀瘠幾滅性自與臣雲跣足扶櫬歸葬不避塗潦蒸暑諸將佐

有願代其役者先臣謝之路人無不涕泣既葬廬於墓朝夕號慟又刻木為像行温凊定省之禮如生時連表哀訴願終三年喪上三詔不起勑監司守臣請之又不起責其官屬以重憲使之以死請乃勉强奉詔終制不忍棄衰絰自二聖北狩蒙塵塞外先臣每懷誓不與敵俱生之志刺繡為袍有誓作中興臣必安宗社主之丈其後援筆為謌詩經行紀歲月無不以取中原滅强敵為念手攘羣盜如李成曹成馬友彭友虔吉湖湘之寇

皆同時諸將所不能為之功然大營驛等題則每曰此蜂蟻之羣也豈足為功北踰沙漠掃清瀚海奏凱還朝復二聖取故疆使主上奠枕則吾所志至翠巖寺詩又有山林嘯聚何勞取江湖羣宂定破機之句每拜官辭避之語亦然於檢校少保則曰未能奏捷獻功掃除僭竊宣撫副使則曰顧土宇恢復之迹未見尺寸太尉則曰擾攘干戈之慘中土未平而臣官職歲遷月轉實負初心少保則曰狡敵敗盟未見殄滅豈可以身為謀貪

冐爵禄又曰俟臣功績有成將拜手稽首祇承休命其志可知矣小心事上畏威咫尺間大駕所幸未嘗背其方而坐上嘗稱其尊朝廷及賜詔屢有小心恭謹不敢專輒之褒如紹興六年禦劉麟至江州十一年禦烏珠舒州俟命之類是也視國事猶其家常以國步多艱主上春秋鼎盛而皇嗣未育聖統未續對家人私泣聞者或相與竊迂笑之十年北征首抗建儲之議援古今陳利害雖犯權臣之忌而不顧天下聞而壯之

奉身儉薄不二截居家惟御布素服食器用取足而已不求華巧旁無姬妾蜀帥吳玠素服先臣善用兵欲以子女交驩嘗得名姝有國色飾以金珠寶玉資奩鉅萬遣使遺先臣次漢陽使者先以書至先臣讀之甚不樂即日報書厚遣使者而歸其女諸將或請曰相公方圖關陜何不留此以結好先臣曰吳少師於飛厚矣然國恥未雪聖上宵旰不寧豈大將宴安取樂時耶左右莫敢言玠見女歸益敬服以為不可及少時飲酒至數斗

不亂上嘗面戒曰卿異時到河朔方可飲酒自是絶口不復飲諸將佐有欲勸者輒怒之見妻御縉帛則曰吾聞后宮妃嬪在北方尚多窶乏汝既與吾同憂樂則不宜衣此命易以布素家人有擣練者聞先臣歸即遽止朝廷命先臣與韓世忠張俊分地任責敵畏先臣威名獨不敢窺荆襄常出淮西侵寇先臣守己地之外又屢為應援十一年敵入壽春踰淮而來先臣初得警即上奏乞出師繼又念敵既入寇巢穴必虚乞出京洛以制

其敝復恐上急於退敵是日復奏乞出蘄黄相度先議攻卻皆未有詔也至援濠州亦不待詔而行其切於謀國如此

臨戎誓衆言及國家之禍仰天横泗氣塞莫能語士卒感愴皆欷歔而聽命奮不顧身臨敵必先士卒摧精擊鋭不破不止或人問天下何時太平先臣曰文官不愛錢武官不惜命則太平矣與將校語必勉忠孝節義士皆願効死力

每征討出師朝聞命夕就道祁寒大暑不憚勞苦雖疾亦不問强兵勍敵衆人所避先臣獨行如隆冬按邊而上有非我忠臣莫雪大恥之諭盛夏出師而上有暑行勞勩朕念之不忘之語不顧目疾東下赴援而上有委身徇國竭節事君之歎自力寒嗽疾馳先驅而上有國爾忘身誰如卿者之褒者不一也於事尤不避繁瑣當復襄漢平楊么之時諸將碌碌不足恃朝廷憂顧之責萃於先臣州郡之所告急密諜之所探聞朝徹宸旒暮

馳幕府一日之間既命圖襄漢又命圖揚幺交至沓集
先臣隨事酬應未嘗憚煩所部兵二萬餘人守禦者半
攻討者半東西調役畧無乏事
平居憂國知無不為諸大將率以兵為樂坐縻廪庾漫
不加卹先臣獨常有憂色每調軍食必蹙頞謂將士曰
東南民力耗弊極矣國家恃民以立國使爾曹徒耗之
大功未成何以報國及京西湖北之地始平即募民營
田凡流逋失業及歸正百姓給以耕牛糧種輟大軍之

儲萬石貸其口食俾安集田里一意耕耨分委官吏責成大功又為屯田之法使戎伍攻戰之暇俱盡力南畝無一人游閒者其疆理溝洫之制皆有條緒然失其傳不可復考行之二三年流民盡歸田野日辟委積充溢每歲餽運之數頓省其半上嘗手書曹操諸葛亮羊祜三事賜之守臣武赴等以營田功遷荆湖之民至今賴其利焉

諸大將多養尊自肆崇飾體貌先臣獨以宣撫司官屬

有冗員蠹國害民乞行裁减其體國率如此

上嘗亟稱其忠見於詔札則曰卿志存憂國義專報君

又曰卿忠義之心通於神明又曰忠義出於天資忱恂

著於臣節見於制詞則曰秉誼忠純又曰精忠許國其

類不可殫紀

樂施踈財不殖資產不計生事有無所得錫賚率以激

犒將士兵食不給則資糧於私廪九江有宅一區聚家

族之北來者有田數頃盡以贍守家者張俊貪占田徧

天下而家積鉅萬嘗謂其形迹已故憾之卒之日雖王會極力搜刮家無餘貲秦檜猶疑之謂所藏不止是興大獄數年盡捕家吏逮治有死者而卒不得錙銖云上知其屢空欲擇第於行都欲以出師日自任其家事先臣辭曰北敵未滅臣何以家為起復制詞亦有靨票姚辭第之志之語

御軍之術其大端有六曰重蒐選貴精不貴多背嵬所向一皆當百上初以韓京吳錫二軍付先臣皆不習戰

鬬且多老弱先臣擇其可用者不滿千人餘皆罷歸數月遂為精卒上喜賜報曰可見措置有方忠誠體國二曰謹訓習止兵休舍輒課其藝暇日尤詳至過門不入視無事時如有事時如注城跳壕等藝皆被重鎧精熟安習人望之以為神三曰公賞罰待千萬人如待一人張憲之部卒郭進有功於莫邪關頓解金束帶及所用銀器賞之又補秉義郎臣雲嘗以重鎧習注坡馬蹪而踣先臣以其不素習怒曰前驅大敵亦如此耶遽命斬

之諸將叩頭祈免猶杖之百乃釋之餘如傅慶以夸功誅辛太以違命免任士安以慢令受杖過無大小必懲必戒張俊嘗請問用兵之術答曰仁信智勇嚴五者不可闕一請問嚴曰有功者重賞無功者峻罰四曰明號令授兵指畫約束明簡使人易從違者必罰五曰嚴紀律行師用衆秋毫不犯有踐民稼傷農功市物售直不如民欲之類其死不貸卒有取民麻一縷以束芻者詰其所自得立斬之六曰同甘苦待人以恩常與士卒最

下者同食樽酒臠肉必均及其下酒少不能遍則益之以水人受一啜出師野次士卒露宿雖館舍甚備不獨入詒詞有所謂絶少分甘與人同欲又云甘苦同於士卒雖萬衆而猶一心者指此諸將遠戍則使妻至其家問勞其妻妾遺之金帛申殷勤之歡人感其誠各勉君子以忠報其有死事者哭之盡哀輟食數日育其孤或以子婚其女士卒有疾輒親造撫視問所欲至手為調藥朝廷每有頒犒多者數十萬緡少者數萬緡付之有

司分給一錢不私藏嘗命其將支犒帶甲人五緡輕騎人三緡不帶甲者二緡將裁其數匿金歸己杖而殺之有是六者用能恩威兼濟人人畏愛重犯法部衆十數萬本四方亡命樂縱嗜殺之徒皆奉令承教無敢違戾夜宿民戶外民開門納之莫敢先入晨起去草葦無亂者所過民不知有兵市井粥販如平時湖口人項氏家粥薪自給有卒市薪項愛其不擾欲自損其直二錢以售之曰吾可以二錢易吾首領耶竟不敢從盡償其直

而去雖甚饑寒不變節每相與自詫曰凍殺不折屋餓殺不打擄是我軍中人也民見他將兵遁亡滅影聞為岳家軍過則相帥共觀舉手加額感慕至泣

御衆得其死力楊再興殁於敵焚其屍得矢鏃二升葢不債不止也在合肥日遣騎馳奏至揚子江風暴禁渡典者力止之騎曰寧為水溺死不敢違相公令自整小舟絶江望者以為神

凡即戎皆至寡敵至衆如南薰門王善之戰以八百人

破五十萬桂嶺曹成之戰以八千人破十萬不可殫舉
而最後以背嵬騎五百大破烏珠十萬之衆烏珠號善
用兵亦大懼亟奔京師其兵之精蓋如此
用兵無奇正臨機制勝嘗自言為將無謀不足以搏匹
夫故主於用謀如紹興二年逸諜以破曹成六年偽書
以廢劉豫之類不可槩舉故制詞嘗有慮而後會之機
謀成而動則有功有冠三軍之勇而計然後戰等語
臨事定猝遇敵不為搖動敵以為撼山易撼岳家軍難

攻郢州城建旗偃蓋而坐忽一砲石墮其前左右驚避先臣獨不移足野次不設壕塹路不設伏而賊自不敢犯兵雖常勝無驕色先計後戰務出萬全自結髮從軍大約經百戰未嘗敗北以此

凡出兵必以廣上德為先殲其渠魁而釋其餘黨不妄戮一人裨將寇成嘗殺降即劾其罪是以信義著敵人不疑恩結於人心雖敵之簽軍皆有親愛願附之意如建炎三年在常州紹興十年龍虎大王下嗢克察千户高

勇等之來皆千里來奔故制詞有得仁人無敵之勇宣
予不殺之武廣好生於朕志等語
用人有方舉劾各得其當如以馬羽守蔡蘇堅守西京
趙秉淵守淮寧皆有干城牧衆之功知興國軍徐璋漢
陽軍呼延虎以不職即日奏罷之
權雖專莫敢擅輒初襄漢平諸郡彫瘵州縣官率𠂆時
不上詔先臣得自專辟置臧否之權先臣銓擇人物以
能安集百姓為先張旦守襄陽兼四州安撫使牛臯為

副使李尚義通判襄陽府事李道為四州都統制周識
攝郢孫暈攝隨舒繼明攝信陽高青攝唐單藻貳之張
應攝鄧黨尚友貳之郡幕則孫革蔣廷俊邰俅訾諧等
多由小吏識拔人樂於赴功朞月之間咸以最聞迨其
稍還舊觀即上章乞還辟置之權上降詔援衛青不與
招賢事稱之且曰自非思慮之審謙謹之至何以及此
其遠權勢蓋如此
諸大將多貪功先臣每被賞輒以無功辭甚至六七辭

不肯妄受上常賜詔曰卿每拜官必力懇避誠知懷冲
遜之實非但為禮文之虛也復襄漢時宰臣朱勝非使
人諭之以飲至日建節旄先臣愕然曰丞相待我何薄
耶乃謝使者曰為飛善辭丞相岳飛可以義責不可以
利驅襄陽之役君事也使訖事不授節將坐視不為乎
拔一城而予一爵者所以待衆人而非所以待國士也
及建節力辭不得已乃受劉光世之兵上初以畀先臣
秦檜知有大舉北征意沮之寢其命畧無慍色及復軍

首乞不暇濟師以本軍進討以除心腹患酈瓊叛又乞進屯淮甸上賜詔奬之兵隷李回曰授神武副軍都統制已乃聞爲甥壻高澤民偽爲之請而得之先臣驚惕即日自陳乞正澤民罔上之誅力辭不受又數見回白其事回乃奏云岳飛一軍自從討賊服勤職事忠勇之名聞於江右紀律之嚴信於疲甿留屯洪州聲勢甚遠江湖羣寇率皆逃避近遷神武副軍都統制士論皆謂稱職及得其外甥壻私書乃知此除曾經樞密院陳乞

飛小心惶懼累與臣言實非本心所敢僥望上即報回
曰岳飛勇於戰鬭馭衆有方昨除神武副軍都統制出
自朕意非因陳乞可令安職又力辭回再三諭之乃止
後幕屬劉康年亦爲之請母封國夫人次子雷授文資
先臣得其實鞭康年五百繫之上章待罪乞反恩汗
功成不居盡推與同列及其下始受襄漢之命朝廷令
劉光世遣馬軍五千人爲牽制六郡盡復光世之軍始
至及論賞乃奏乞先賞光世功李寶結約山東豪傑數

千人屢請以曹州率衆來之先臣以黄金五百兩遣之俾壯士四人偕行寳果領衆五十趨楚泗以歸爲韓世忠奏留之寳截髮慟哭願還先臣戲下世忠以書來諗先臣答曰是皆爲國家報敵何分彼此世忠歎服每辭官必云某所之戰皆將士竭力在臣何功辭少保之章曰臣方同士卒之甘苦明將帥以恩威冀成尺寸之功仰報君父之德豈可身被厚寵愁然不以當鋒刃冒矢石者爲心上將士之功絲毫必録行賞於朝惟恐不厚

或功優賞薄不避再三之請為之開陳然不當得則一級不妄予部將有正任廉車者數人率積於此轉餉之臣於軍須撫䘏者皆上之朝如曾紆薛弼劉延年程千秋徐與可張運之屬皆以勞遷或得職名何子端陳進等雖小吏亦以功進二階下及游說有助如進士蕭清臣趙潤陶著等皆命之以官尤嚴死事之典朝没暮上如舒繼明扈從舉及張漢之吳立等皆蒐訪而得不遺一人臣雲從戰數立奇功乃常匿之所遷擢皆朝廷舉

察上所特命襄漢功第一不上逾年銓曹辨之始遷武翼郎平楊幺亦第一又不上張浚廉得其實曰岳侯避寵榮一至此廉則廉矣然未得為公也乃奏云湖湘之役岳雲實為奇功以雲乃飛子不曾保明乞與特推異數先臣猶辭不受嘗以特旨遷三資先臣辭曰士卒冒犯矢石斬將陷陣立奇功者臣始列上事狀得霑一級男雲無故遽躐崇資是不能與士卒一律將何以服衆又言非所以示將士大公至正之道累表不受上嘉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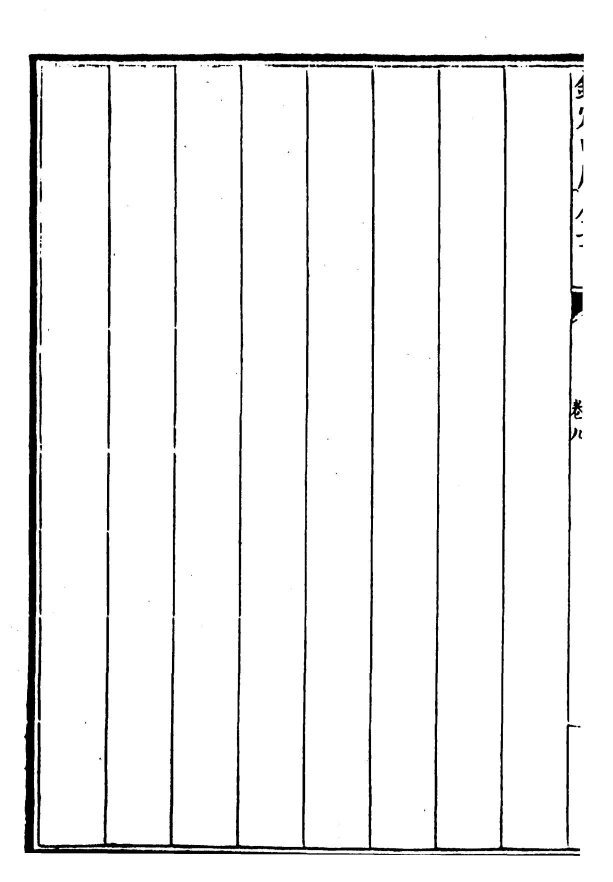
志特俞其請帶遥制則曰始就義方尚存乳臭雖屢經於行陣曾未見於事功比者驟進官聯必令志氣怠惰伏望追還成命庶使粗知官爵之難勉力學業他日或能備効驅策又曰使雲不知名器之重或就驕溢上則負陛下之恩下則取搢紳之謗并臣之罪亦復難逃又云正己而後可以正物自治而後可以治人若使臣男受無功之賞則是臣已不能正己而自治何以率人乎至十年賴昌之戰功先諸將而辭忠州防禦則曰君之

馭臣固不吝於厚賞父之教子豈可責以近功男雲隨
行迎敵雖有薄効殊非大功乞收成命帶御器械則又
力辭獲免而止上嘗賜詔稱之曰卿力抗封章推先將
士葢不特固執謙避恥同漢將之爭功而使其自立勲
勞復見西平之有子
遇諸子尤嚴平居不得近酒為學之暇使操畚鍤治農
圃曰稼穡艱難不可不知也
重節誼謹施報死猶不忘張所以謗謫行至長沙賊酋

劉忠者誘其附已以叛所駡忠不從竟遇害其子宗本尚幼先臣訪求鞠養教以儒業飲食起居使處諸子右紹興七年遇明堂恩捨其子而補宗本奏曰臣昨建炎初因論事罷廢聖造寛洪偶幸逃死於時孤子一身狼狽羈旅因投招撫使張所所一見與臣云及兩河燕雲利害適偶契合臣自白身借補修武郎其後所軍次北京未及渡河貶謫南方卒以節死臣念張所實先意兩河而身未北渡已遭横議今其身名彫喪後嗣零落臣

竊痛之使臣不言臣則有負欲望矜憐將臣今歲奏薦
恩例補所男宗本仍乞依張俊例於文資内安排又陳
述所死難之由乞追復舊職仍乞優加褒異以旌其忠
上俞之復特賜其家銀絹百匹兩與一資恩澤議論持
正不善阿附人年少未顯見當路要人未嘗有强顔攀
附意故卒以此賈禍素無一介之助致位通顯皆上所
親擢上嘗褒其功謂左右曰用將須擇孤寒忠勇久經艱
難親冒矢石者先臣得附竹帛之光以此好禮下士食

客所至常滿一時名人才士闕



數合出入敵陣甲裳為赤體被百餘創然每戰捷先臣
獨不上故其功多不聞歷任先臣機幕帶御器械提舉
醴泉觀官至左武大夫忠州防禦使死之日年二十三
贈安遠軍承宣使
霤故任忠訓郎閤門祗候贈武畧郎
霖故任朝請大夫敷文閣待制致仕贈太中大夫自有

傳

震故任朝奉大夫提舉江南東路常平茶鹽公事

霆故名霭孝宗皇帝改賜今名任修武郎閤門祇候

昭雪廟謚

紹興二十五年秦檜薨于位子熺勒令致仕高宗皇帝

厲精萬幾首欲復先臣官而時宰万俟卨嘗主先臣獄

力陳以為敵方顧和一旦録故將疑天下心不可及紹

興之末敵益猖獗朝廷始追咎和議太學生程宏圖上

書其畧曰今日之事國家所以應之者先務有四其一曰下詔書以感南北之士和議既行之後為故相秦檜所誤沮天下忠臣義士之氣一旦思得其死力必有以感動其心而奮起之故哀痛之詔不可不亟下然詔不可徒下也首當正秦檜之罪復無辜之寃以舒天下不平之心而振其敢為之氣且檜所以失吾南北之心者自趙鼎以不主和議而竄海外身滅家亡則學士大夫忠憤之氣沮矣自岳飛以決定用兵而誣致大逆則三

軍之士忠憤之氣沮矣至如長告訐之風起羅織之獄
一言及時事不問是否例置死所使天下不知有陛下
而欲人呼己謂之聖臣則天下匹夫匹婦忠憤之氣由
此掃地矣檜所以失吾中原之心者亦有由矣士大夫
陷没敵中而家屬有在中國者和親之日檜既不能庇
其宗族以結其心而使之起義以報我乃反徇敵人之
請而悉還之方其去時如赴死所中原忠義南望吞聲
恨其絶望於我也今者要當正秦檜之罪而籍其家財

雪趙鼎岳飛之罪而復其官禄然後下詔臣將見其懽忻鼓舞吐憤紓懷朝讀詔書而暮赴義矣上深然其言下詔諭中原及諸國等人又詔燕北人昨被遣歸者蓋為權臣所誤追悔無及又許先臣家自便盡室生還竄檜黨於荒遠削籍除名示不復用初以岳陽與先臣之姓同易為純州至是復仍舊號於是上意一乎志士爭奮汪澈以御史中丞宣諭荆襄諸將與合軍陳牒以訟先臣之寃澈諭之曰當以奏知諸軍哭聲如雷皆呼曰

為我岳公爭氣効一死都督張浚參贊陳俊卿聞此語皆悲感歎服孝宗皇帝涖祚云初首下詔曰故岳飛起自行伍不踰數年位至將相而能事上以忠御衆有法屢立功效不自矜夸餘烈遺風至今不泯去冬出戍鄂渚之衆師行不擾動有紀律道路之人歸功於飛飛雖坐事以殁太上皇帝念之不忘今可仰承聖意與追復元官以禮改葬訪求其後特與録用制詞有云事上以忠至無嫌於辰告行師有律幾不犯於秋毫外推孔熾

之强兵内剪方張之劇盜名之難揜衆所共聞會中原方議於櫜弓而當路力成於投杼坐急絳侯之繫莫然内史之灰逮更化之云初示襃忠之有漸思其姓氏既仍節制於岳陽念爾子孫又復孤悍於嶺表欲盡還其寵數乃下屬於眇躬是用峻升孤棘之班疊畀齋壇之組近畿禮葬少酬魏闕之心故邑追封更慰轅門之望豈獨發幽光於既往庶幾鼓義氣於方來末云聞李牧之為人殆將拊髀閼西平而未録敢緩旌賢其辰告之

語蓋指先臣建儲之議也臣雲復左武大夫忠州防禦使以禮祔葬子孫襁褓以上皆官之女俟嫁則官其夫張憲復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閬州觀察使官憲子孫賜先臣家錢萬緡建廟於鄂州賜其號曰忠烈詔三省曰秦檜誣岳飛舉世莫敢言李若樸為獄官獨白其非罪令訪問甄録既而李若樸除郎何彦猷妻劉氏經都堂具狀乞比類李若樸除郎事理推恩奉聖旨何彦猷特贈兩官與一子恩澤淳熙四年前太常少卿顔度奏

請定謚太常議以宗社再安遠邇率服猛虎在山藜藿不採為折衝禦侮定亂安民秋毫無犯危身奉上確然不移為布德執義請謚曰武穆詔依

淳熙五年五月五日臣霖以知欽州召見賜對便殿上宣諭曰卿家紀律用兵之法張韓遠不及卿家寃枉朕悉知之天下共知其寃臣霖對曰仰蒙聖察撫念故家臣不勝感激

臣生最晚然實夙知先世事自幼侍先臣霖膝下聞

有談其事之一二者輒强記本末退而識之故臣霖亦憐其有志每為臣盡言不厭諄複在潭州時今國子博士臣顧杞等嘗為臣霖搜剔遺載考訂舊聞茸為成書會臣霖得疾不克上將死執臣之手曰先公之忠未顯究未白事實之在人耳目者日就湮没幼罹大禍漂泊縲囚及仕而攷於聞見訪於遺卒掇拾參合必求其當故姑竢搜摭而未及上苟能卒父志死可以瞑目矣臣親承治命號慟踊絶自年十二三

甫終喪制即理舊編然臣思頃為兒時侍臣霖游宦四方帥廣州日道出章貢見父老帥其子弟來迎皆涕洟曰不圖今日復見相公之子時臣在侍側感泣曰先公遺德猶在此臣霖亦泣曰豈特此地為然昔將漕湖北武昌之軍士百姓設香案具酒牢哭而迎有一嫗哭尤哀曰相公今不復北來矣家人念之者呼而遺之食問其夫何在嫗舍食哭曰不善為人為相公所斬矣問其子若壻皆然當時特以為老嫗之

哭與章貢父老之情等為懷舊念恩耳曾未知匹夫匹婦之心輕怨易怒至於殺其夫子若壻而猶念之非有大服其心者疇克爾因是澂有所覺竊意舊編所載容有闕遺故姑緩之逮臣束髮遊京師出入故相京鏜門始得大訪遺軼之文博觀建炎紹興以來紀述之事下及野老所傳故吏所録一語涉其事則筆之於冊積日累月博取而精覈之因其已成益其未備其所據依皆條列於篇首而事之大者則附其

所出於下蓋五年而僅成一書上欲以明君父報功之誼中欲以洗先臣致毀之疑下欲以信後世無窮之傳其敢忽諸謹昧死上嘉泰三年冬十有一月乙丑朔承務郎新差監鎮江府戶部大軍倉臣岳珂謹

上

金佗稡編卷九

金佗稡編卷十

宋 岳珂 撰

家集一

臣竊惟先臣飛刻意於學涉獵經史尤喜春秋左氏傳與孫吳之書不為章句不事華靡直欲致之實用故其將兵以報君父之讎為的以達奇正之權為弓以奮決勝之勇為矢奠而後發發無不中自束髮從

戎未嘗一敗者其中心之縕謀畧之所施往往見於表奏題跋吟詠之間隨筆敷露如出師一奏謝赦一表天下之士至今傳誦以未見全文為恨先父臣霖蓋嘗搜訪舊聞叅稽同異或得於故吏之所録或傳於遺稾之所存或備於堂劄之文移或紀於稗官之直筆掇拾未備嘗以命臣俾終其志臣謹彚次凡三萬六千一百七十四言釐為十卷闕其卷尾以竢附益曰表曰跋曰奏議曰公牘曰檄曰詞曰題記其目

有八而奏議公牘復皆析而三夫題記非文也所以著其所向之志戎捷非文也所以叙其垂成之功或以參辯誣蠛而存或以照應事機而録至於建炎投匭之䟽紹興建儲之議則以親書而密封焚槀而後奏雖侍膝之子弟入幕之僚屬且不可見特因記載粗得其梗槩馬耳都上游之奏止班師之䟽擣京洛之策出蘄黄之請亦僅詳其一二而散佚不可考者則概不能究知其幾也異時茍未濊先犬馬誓將捜

訪以補其闕而備其遺庶幾先臣之志有考於萬世云爾臣竊觀高宗皇帝報先臣建儲之札有曰覽卿親書奏深用歎嘉非忱誠忠讜則言不及此卿識慮精深為一時智謀之將非他人比嗚呼方中原雲擾羣盜蝟興先臣秘計大策朝奏夕可反復剴切皆當帝心至於嘉歎獎激未易殫舉此先臣之所以蒙被知遇而見於題品者如此苟不能掇拾以俟來哲則何以章先帝知人之明敢援前詔眛死上之秘府以

備採擇嘉泰三年冬十有一月乙丑朔承務郎差監

鎮江府戶部大軍倉臣岳珂謹序

表

謝講和赦表

武勝定國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湖北京西路宣撫使兼營田大使臣岳飛上表言今月十二日准進奏院遞到赦書一道臣已即躬率統制統領將佐官屬等望闕宣讀訖覩時制變仰聖哲之宏規善勝不爭實帝王

之妙算念此艱難之久姑從和好之宜睿澤誕敷輿情胥悦臣飛誠懽誠抃頓首頓首竊以婁敬獻言於漢帝魏絳發策於晉公皆盟墨未乾顧口血猶在俄驅南牧之馬旋興北伐之師蓋制敵有經要盟無信莫守金石之約難充谿壑之求圖暫安而解倒垂猶之可也顧長慮而尊中國豈其然乎恭惟皇帝陛下大德有容神武不殺體乾之健行巽之權務和衆以安民迺講信而修睦已漸還於境土想喜見於威儀臣幸遇明時獲覩盛

事身居將閫功無補於涓埃口誦詔書面有慚於軍旅尚作聰明而過慮徒懐猶豫而致疑謂無事而請和者謀恐畏辭而益幣者進臣願定謀於全勝期收地於兩河唾手燕雲終欲復讎而報國誓心天地當令稽顙以稱藩臣無任瞻天望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稱賀以聞臣誠懽誠忭頓首頓首謹言

跋

御書屯田三事跋

臣聞先正司馬光有言德勝才謂之君子才勝德謂之小人論人者能審於才德之分則無失人矣曹操募百姓屯田許下所在積粟諸葛亮分兵屯田而百姓安堵羊祜懷遠近得江漢之心亦以墾田獲利若三子者知重本務農使兵無艱食其謀猷術畧皆不在人下才有足稱者然操酷虐變詐擘申商之法術雖號超世之傑豈正直中和者所為乎許劭謂清平之姦賊亂世之英雄其德有貶云亮開誠心布公道

邦域之内畏而愛之祐增修德言以懷柔初附則德過於操遠矣觀亮素志欲龍驤虎視包括四海以興漢室天不假以年遽有渭南之恨祐輔晉武慨然有并吞之心後平吳身不及見二子有意於功名而志弗克伸惜哉臣庸德薄才誠不敢妄論古人伏蒙陛下親灑宸翰鋪述二三子屯田足食之事俯以賜臣臣敢不策駑礪鈍仰副聖意萬一夫服田力穡乃亦有秋農夫職爾用屯田以足兵食誠不為難臣不揆

願遲之歲月敢以奉詔要使忠信以進德不為君子之棄則臣將勉其所不逮焉若夫控制邉陲尊强中國扶宗社於再安輔明天子以享萬世無疆之休臣竊有區區之志不知得伸歟否也紹興十年正月初一日武勝定國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湖北京西路宣撫使兼營田大使武昌郡開國公食邑四千户食實封一千七百户臣岳飛謹書

奏議上

南京上皇帝書畧

陛下已登大寶黎元有歸社稷有主已足以伐敵人之謀而勤王御營之師日集兵勢漸盛彼方謂吾素弱未必能敵正宜乘其怠而擊之而李綱黄潛善汪伯彦輩不能承陛下之意恢復故疆迎還二聖奉車駕日益南又令長安維揚襄陽準備巡幸有茍安之漸無遠大之畧恐不足以係中原之望雖使將帥之臣戮力於外終亡成功為今之計莫若請車駕還京罷三軍巡幸之詔

乘二聖蒙塵未久敵穴未固之際親帥六軍迤邐北渡則天威所臨將帥一心士卒作氣中原之地指期可復

乞催湖州賜米奏

武功大夫昌州防禦使通泰州鎮撫使兼知泰州臣岳飛狀奏近奉聖旨於湖州封樁米内支撥五千石應副本軍起發臣與士卒同被如天之賜昨所差般運人回據本州知州趙子璘却稱本州未曾承准朝廷指揮不肯應副即目新任所在各有金人占據切慮有失事機

伏望聖慈行下本州依已降指揮裝發庶幾即得前邁以修疆埸之職謹録奏聞伏候勑旨

乞進兵劄子

招曹成不服乞進兵劄子

親衛大夫建州觀察使神武副軍都統制權知潭州兼權荆湖東路安撫都總管臣岳飛劄子奏臣竊惟内寇不除何以攘外近郊多壘何以服遠比年羣盜競作朝廷務廣德意多命招安故盜亦玩威不畏力强則肆暴力屈則就招苟不畧加勦除蠭起之衆未可遽殄臣昨

者被奉曹成之命深以為陛下好生之意如此為臣子者患不能推廣而行之故先宣布上恩以期改行閲日雖久扞格是聞臣嘗累遣探報知其賊馬已離道州進趨廣西此寇所為未肯遽屈意欲侵犯二廣肆毒生靈俟其力盡勢殫然後徐為服降之計臣今進發自郴州桂陽監以往即行措置用兵掩殺務速除蕩以綏彼民取進止

措置曹成事宜奏

親衛大夫建州觀察使神武副軍都統制權知潭州兼權荆湖東路安撫都總管臣岳飛狀奏四月初二日准江南西路安撫大使司牒三月二十三日准樞密院三月四日劄子奉聖旨令岳飛到袁州更切斟量賊勢如賊兵衆且於袁州駐劄俟宣撫司人馬到同共進兵如曹成已受招安起發赴行在即與馬友會合同共勦殺劉忠訖續往潭州飛素有謀畧毋致稍失機會却致賊兵破壞二廣臣檢會紹興二年二月八日樞密院劄子

節丈曹成賊馬占據道賀州作過三省樞密院同奉聖
旨令宣撫司催督髙舉星夜前去應援二廣及令荆湖
東路安撫使岳飛統率副總管馬友并本路李宏吴錫
韓京諸頭項軍馬火急前去襲逐掩擊其馬友等並聽
帥臣岳飛節制各務體國共力破賊仍仰廣東西路帥
臣起發逐路洞丁刀弩手將兵土軍弓手民兵疾速躬
親統率前去逐路界首與岳飛會合併力夾擊務要一
舉萬全臣已即時關報會合馬友吴錫韓京等軍馬及

牒廣東西路安撫使統率本路洞丁刀弩手等各前來界首會合照應夾擊勦殺外臣一行軍馬已到衡州茶陵縣不住承准郴州桂陽監等處關報及臣亦差人體探得曹成發人馬取三月十九日起發往全永州侵犯廣西界分并前軍人馬往賀州路前去其曹成中軍見在道州未有的實起發月日不住放人四向擄掠殺人放火似此顯見曹成未肯便赴行在意欲侵犯二廣作過今准前項江南西路安撫大使李回公牒備奉前項

聖旨指揮一行官兵已過袁州地里稍遠兼續於四月初三日准荆湖東路提刑司關報曹成賊馬已起發離道州前去廣西除已差人體探子細外令已進發往郴州桂陽監以來駐泊如曹成不赴行在及入廣西臣便行措置進兵掩殺若曹成已入廣界不審令臣一行軍馬如何施行伏望聖慈特降睿旨付臣貴憑遵依施行謹録奏聞伏候勑旨

貼黄 照對臣所統本軍官兵一萬二千餘人除存

留二千人吉州看管老小并隨軍輜重火頭占破外實出戰只有七千餘人吳全二千人除輜重火頭外實出戰一千五百人韓京三千人除留看寨輜重火頭外堪出戰只有一千餘人吳錫約二千餘人堪闕

次生擒殺降到虔州諸縣界山寨賊首羅誠等二百餘
人見拘管在寨未審令臣一面處置惟復申解朝廷伏

望聖慈速賜指揮以憑遵禀施行謹録奏聞伏候勑旨

措置李横等軍奏

鎮南軍承宣使神武後軍統制江南西路舒蘄州制置使臣岳飛狀奏契勘襄陽府李横郢州李剌史翟鎮撫董先隨州李道牛臯等逐頭項軍馬例各失守將帶到百姓隨行見無所歸臣雖非所職縁事干國計不敢隱默伏望聖慈特降睿旨令李横李剌史翟鎮撫董先人馬於漢陽軍屯駐李道牛臯人馬於黄州或依舊蘄州

屯駐且令安集仍乞令李横等將百姓放令逐便庶免轉淪溝壑之患俟屯駐定却聽朝廷指揮施行謹録奏聞伏候勅旨

奏審李道牛皐軍奏

鎮南軍承宣使神武後軍統制江南西路舒蘄州制置使臣岳飛狀奏契勘李道牛皐人馬累得申狀乞聽臣節制臣以未准朝旨不敢拘收見且令前來江州權行駐劄外伏望特降睿旨令係屬一處節制庶幾軍律有

歸如蒙付臣拘收使喚亦乞行下恭依施行謹録奏聞伏候勑旨

乞復襄陽劄子

鎮南軍承宣使神武後軍統制江南西路舒蘄州制置使臣岳飛劄子奏臣竊惟善觀敵者當逆知其所始善制敵者當先去其所恃今外有强敵之寇擾内有楊么之竊發俱為大患上軫宸襟然以臣觀之楊么雖近為腹心之憂其實外假李成以為唇齒之援今日之計正

當進兵襄陽先取六郡李成不就縶縛則亦喪師遠逃於是加兵湖湘以殄羣盜要不為難而況襄陽六郡地為險要恢復中原此為基本臣今已厲兵飭士惟竢報可指期北向伏乞睿斷速賜施行庶幾上流早見平定中興之功次第而致不勝天下之幸取進止

畫守襄陽等郡劄子

鎮南軍承宣使神武後軍統制江南西路舒蘄州兼荆南鄂岳黄復州漢陽軍德安府制置使臣岳飛劄子奏

臣六月二十三日酉時准御前金字牌伏蒙聖慈特降

親札處分令臣條具襄陽隨郢利害臣竊觀金人劉豫皆有可取之理金人累年之間貪婪橫逆無所不至今所愛惟金帛子女志已驕墮劉豫僭臣賊子雖以儉約結民而人心終不忘宋德攻討之謀正不宜緩茍歲月遷延使得修治城壁添兵聚糧而後取之必倍費力陛下淵謀遠畧非臣所知以臣自料如及此時以精兵二十萬直擣中原恢復故疆民心効順誠易為力此則國

家長久之策也在陛下睿斷耳若姑以目前論之襄陽隨郢地皆膏腴民力不支茍行營田之法其利為厚然即今將已七月未能耕墾來年入春即可措畫陛下欲駐大兵於鄂州則襄陽隨郢量留軍馬又於安復漢陽亦量駐兵兵勢相援漕運相繼荆門荆南聲援亦已相接江淮荆湖皆可奠安六州之屯且以正兵六萬為固守之計就撥江西湖南糧斛朝廷支降劵錢為一年支遣候營田就緒軍儲既成則朝廷無餽餉之憂進攻退

守皆兼利也惟是葺治之初未免艱難必仰朝廷徹有
以資之基本既立後之利源無有窮已又此地夏秋則
江水漲隅外可以禦寇内足以運糧至冬後春初江水
淺澀吾資糧已備可以坐待矣於今所先在乎速備糧
食斟量屯守之兵可善其後臣識闇不學輒具管見仰
報聖問辭拙事直伏乞聖慈裁决干冒天威臣不勝屏
營戰慄之至取進止
貼黄臣見今只候糧食稍足即便過江北雖强敵

兵馬勢重臣定竭力勦戮不敢少負陛下伏乞特

寛宵旰之念不勝慶幸

係具荆襄相度移治及差官奏

鎮南軍承宣使神武後軍統制江南西路舒蘄州兼荆

南鄂岳黄復州漢陽軍德安府制置使臣岳飛狀奏臣

於六月二十八日准御前金字牌遞到樞密院六月十

六日劄子備奉聖旨令臣條具收復襄陽隨郢三郡防

守相度移治山寨等事今條具畫一開具下項

一臣收復到襄陽隨郢三州即時逐急權行差官葺治州事實以此三州止有空城公吏軍民自緣久罹兵火或被驅擄或遭殺戮甚為荒殘全藉有心力官撫綏葺治招誘人戶所有襄陽府已差武功大夫本軍幹辦官張旦借左武大夫權唐鄧郢州襄陽府安撫使兼知襄陽軍府事親衛大夫_闕觀察使牛臯權唐鄧郢州襄陽府安撫副使武義大夫滎州團練使李道充唐鄧郢州襄陽府四

州都統制承信郎本軍准備差遣孫革借右承務郎權簽書襄陽府判官廳公事訖今來葺治漸成次第

一郢州已差承節郎本軍准備差遣周識借右承奉郎權知郢州右迪功郎本軍准備差遣李旦借承奉郎權本州通判訖

一隨州已差右將仕郎李章准備差遣孫翬借承奉郎權知隨州下州文學蔣庭俊借右修職郎權

本州節度推官訖近訪聞逐州官茸治漸成次第

一臣所奏差官等事理更合取自指揮如蒙俞允

乞降差劄施行

一臣蒙朝廷支撥糧三十三萬石水脚錢一十七

萬貫委沈昭遠等催督應副今來臣自至襄陽已

及月餘止有糧五千七百餘石至軍前伏望特降

睿旨施行

右畫一開具在前謹録奏聞伏候勑旨

金佗稡編卷十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金佗稡編卷十一至十四

詳校官編修臣范來宗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中書臣陸　湘

謄錄監生臣施　華

金佗稡編卷十一

宋 岳珂 撰

家集二

奏議上

乞赴行在奏稟邊防奏

鎮南軍承宣使神武後軍統制江南西路舒蘄州兼荆南鄂岳黄復州漢陽軍德安府制置使臣岳飛狀奏准

樞密院劄子令臣依已降指揮前去鄂州歇泊聽候朝廷指揮臣除已恭依外所有臣先條具陳乞事理未奉指揮施行契勘臣先奉聖訓收復襄陽府等處六州軍除已措置收復隨郢襄陽唐鄧了當只有信陽軍已調發軍馬前去收復尅日可下臣今有邊防子細利害欲量帶人從赴行朝奏禀伏望聖慈特降睿旨依臣所乞施行謹録奏聞伏候勑旨

乞先推劉光世軍掎角賞奏

鎮南軍承宣使神武後軍統制江南西路舒蘄州兼荆南鄂岳黄復州漢陽軍徳安府制置使臣岳飛狀奏臣先奉聖訓收復襄陽府等處六郡總率軍馬節次見陣掩殺敵人軍馬收復州軍了當續蒙朝廷令劉光世遣差軍馬五千人以爲牽制臣於七月二十三日收復信陽軍六郡了畢光世遣酈瓊軍馬於二十六日到襄陽府臣軍前雖其至不及期然臣之軍士知有後援所以能成薄效卒使不霑寸賞恐咈人情伏望聖慈將劉光

世所差官兵特降睿旨先次推賞謹録奏聞伏候勅旨

收復唐鄧信陽差官奏

鎮南軍承宣使神武後軍統制江南西路舒蘄州兼荆南鄂岳黄復州漢陽軍徳安府制置使臣岳飛狀奏契勘近恭奉聖訓收復隨郢等州軍了當先差過知通等葺治事務除已開具隨郢州襄陽府知通職次姓名奏聞外今契勘唐鄧州信陽軍知通簽判職次姓名下項其餘官臣行下逐處安撫司取會别具奏聞次令開具

下項

一唐州二員修武郎權知州事高青借通直郎權

通判單藻

一鄧州三員武翼郎閤門宣贊舍人權知州事張

應右承直郎借宣教郎權通判黨尚友忠訓郎借

秉義郎權簽判郃俅

一信陽軍二員承節郎借成忠郎閤門祗闕

禹節制使喚事畢遣還荆南鎮撫司并湖南帥司各發兵船約期進討下流合用軍兵及會合諸頭項兵馬舟船并委飛措置施行所有岳飛本軍合用錢糧如所部州軍應副不足依舊朝廷給降及江西路支撥應副劉送臣疾速施行臣伏蒙新除恩命已具奏辭免所有措置討捕黄誠楊太等賊徒事切緣臣所管軍馬並係西北之人不習水戰今蒙聖旨驅使不敢辭免謹已遵奉指

揮外臣契勘湖賊首誠楊太等占據重湖猖獗累年戰艦舟船數目浩瀚又賊衆多憑恃水險出沒作過今來若以湖南帥司馬進步諒兩項軍馬聽知鼎州程昌禹節制以荆南鎮撫司并湖南帥司各發兵船約期進討切慮如此事不專一臨時難以措畫有悞指蹤臣愚欲望聖慈特降睿旨令湖南帥司除留三千人在潭州彈壓外并荆南鎮撫司都共有二千人乞令臣量留一千人在鎮撫司外將其餘軍馬舟船盡數並撥付臣相度

分布使喚兼馬準步諒亦乞令付臣使喚如鼎州緩急合要軍馬使用乞令臣相度分遣庶幾軍馬歸一斟量調發免致悞事兼契勘王瓔已降指揮江州駐劄令來討捕湖賊正賴舟船使用欲乞將王瓔隨軍舟船除海船及有餘船外只乞戰船并海湖船權暫盡數借撥付本軍候事畢日歸還臣訪聞湖南州郡係出産材木去處欲乞行下本路一就并釘線工匠應副添修本軍舟船其合用錢糧竊詳湖北路委是闕乏無以椿辦伏乞

特降指揮專一令江西應副外券錢乞從朝廷寛剩支降庶不有悮事機所陳利害並係急切伏望聖慈詳酌依臣所乞前去措畫誓盡犬馬之勞以圖報効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貼黄

臣契勘湖賊先與劉豫結連近探得陝府長安見今點集人馬東京亦已聚兵令來襄漢諸州並係邊面防秋是時切慮不測前來侵犯作過伏乞添兵屯守及更抽摘軍馬付臣遣發廵邊照管

庶免悞事乞速賜措置施行

襄陽差職官奏

清遠軍節度使神武後軍統制充湖北路荆襄潭州制置使臣岳飛狀奏據襄陽府路安撫使司契勘本路州縣係居極邊全藉當職官恊力措置數内下項官並係收復之初蒙制置司并本司逐急差權自管當事務以來愛民無擾治職有方實堪倚仗欲望詳酌申奏差補施行令開具下項

一借保義郎襄陽府兵馬監押王昇借迪功郎襄陽府觀察推官李霖借迪功郎襄陽府司理參軍周冲翼忠翊郎襄陽府司法參軍姚禾成忠郎借忠翊郎監闕

有科率及差借夫馬之類許人戶越訴當職官吏

乞賜施行

一契勘人戸歸業之初委是貧乏全闕牛具子種欲乞量借官錢應副收買候將來合納稅日將所借官錢分四料隨稅送納

一契勘新復州軍其稅賦依赦降指揮權放三年所有養贍官兵錢糧無所從出若不給降深恐因循却致擾民伏乞朝廷支降錢米應副收糴幷借貸耕牛子種本錢所貴歸業之民得霑實惠

一契勘新復州軍城壁樓櫓並合修葺防城器具

並合置造所有合用錢粮伏乞朝廷特賜支降貴
得應時辦集軍民兩安不致踈虞
一契勘人戶未歸業以前應欠官私債負不問是
何名色乞並行蠲放如州縣輙敢理索乞重賜施
行
一契勘新復州軍全藉官員葺治若不稍加恩數
深恐無以勸諭令相度欲乞幾年為任與轉一官
選人比類施行任滿無遺闕更與轉一官選人改

合入官應權官權過月日理爲實歷月日

一契勘新收復州軍自合體認朝廷恵養寛恤之意用心存撫務令安業欲乞令逐一開具元管并後來歸業人戸單甲姓名所住鄉村開墾過田土頃畆帳狀申本司審覆詣實申奏仍乞以召集多寡分數立爲殿最

一契勘所收復州軍久經殘害上下凋弊州縣官如能用心召集流亡勸課農桑懐柔百姓寛恤刑

禁從本司保明申奏乞朝廷優異推恩若職事不
虔亦乞重賜黜責

右畫一條具在前謹録奏聞伏候勅旨

招楊欽奏

鎮寧崇信軍節度使神武後軍都統制荆湖南北襄陽
府路制置使臣岳飛狀奏恭奉聖旨措置荆湖南北路
盜賊臣遂先分遣軍馬扼賊要路斷其糧道嚴行禁止
博易使賊乏食尋遣軍分頭齎執旗牓諭以禍福説諭

招安潰其腹心并欲誘致桀黠以為鄉導令據武義大夫閤門宣贊舍人黄佐等招安水寨首領楊欽將帶到本寨徒衆老小約一萬餘人大小舟船八百餘隻牛五百餘頭馬四十餘疋並到軍前臣已優加存撫及即時支破錢糧養贍并先次將空名武義大夫告書填給付楊欽了當所有以次頭領亦見行取會契勘楊欽係賊之窓黨令已服從正宜乘機掩覆巢穴臣一面措置進兵外謹録奏聞伏候勅旨

李通歸順奏

檢校少保鎮寧崇信軍節度使充湖北襄陽府路招討使兼本路營田使臣岳飛狀奏契勘臣嘗以國難未除敵禍方熾竊有意於恢復之事深籌逆計以爲中原之士性具五常豈無忠義思報國家特以身陷敵人之郊未能奮發於是多遣信實之人密行宣布朝廷之德意說諭約結俾其磨濯一心以待王師之舉相爲應援令有號州欒川知縣修武郎李通將帶五百餘人首倡歸順

已到鄧州除已差官前去引接犒勞外謹錄奏聞伏候

勅旨

乞出師劄子

起復太尉武勝定國軍節度使湖北京西路宣撫使兼營田大使臣岳飛劄子奏臣自國家變故以來起於白屋從陛下於戎伍實有致身報國復讐雪恥之心幸憑社稷威靈前後粗立薄效陛下錄臣微勞擢自布衣曾未十年官至太尉品秩比三公恩數視二府又增重使

名宣撫諸路臣一介賤微寵榮超躐有踰涯分令者又
蒙益臣軍馬使濟恢圖臣實何能誤荷神聖之知如此
敢不晝度夜思以圖報稱臣竊揣敵情所以立劉豫於
河南而付之齊秦之地葢欲荼毒中原以中國而攻中
國尼雅滿因得休兵養馬觀釁乘隙包藏不淺臣謂不以
此時稟陛下睿筭妙略以伐其謀使劉豫父子隔絶五
路叛將還歸兩河故地漸復則金人之詭計日生浸益
難圖然臣愚欲望陛下假臣日月勿拘其淹速使敵莫

測臣之舉措萬一得便可入則提兵直趨京洛據河陽陜府潼關以號召五路之叛將叛將既還王師前進彼必捨汴都而走河北京畿陜右可以盡復至於京東諸郡陛下付之韓世忠張俊亦可便下臣然後分兵濬滑經略兩河如此則劉豫父子斷必成擒大遼有可立之形金人有破滅之理爲陛下社稷長久無窮之計實在此舉假令汝潁陳蔡堅壁清野商於虢略分屯要害進或無糧可因攻或難於餽運臣須斂兵還保上流敵必

追襲而南臣俟其來當率諸將或挫其鋭或待其疲敵利速戰不得所欲勢必復還臣當設伏邀其歸路小入則小勝大入則大勝然後徐圖再舉設若敵見上流進兵併力以侵淮上或分兵犯四川臣即長驅擣其巢穴敵困於奔命勢窮力殫縱令年未終平殄來歲必得所欲陛下還歸舊京或進都襄陽關中唯陛下所擇也臣聞興師十萬日費千金内外騷動七十萬家此豈細事然古者命將出師民不再役糧不再籍蓋慮周而用足

也令臣部曲遠在上流去朝廷數千里平時每有糧食不足之憂是以去秋臣兵深入陜洛而在寨卒伍有饑餓而死者臣故亟還前功不遂致使故地陷敵忠義之人旋被屠殺皆臣之罪令日唯賴陛下戒勑有司廣爲儲備俾臣得一意静慮不以兵食亂其方寸則謀定計審方能濟此大事異時迎還太上皇帝寧德皇后梓宫奉邀天眷以歸故國使宗廟再安萬姓同歡陛下高枕萬年無北顧之憂臣之志願畢矣然後乞身歸田里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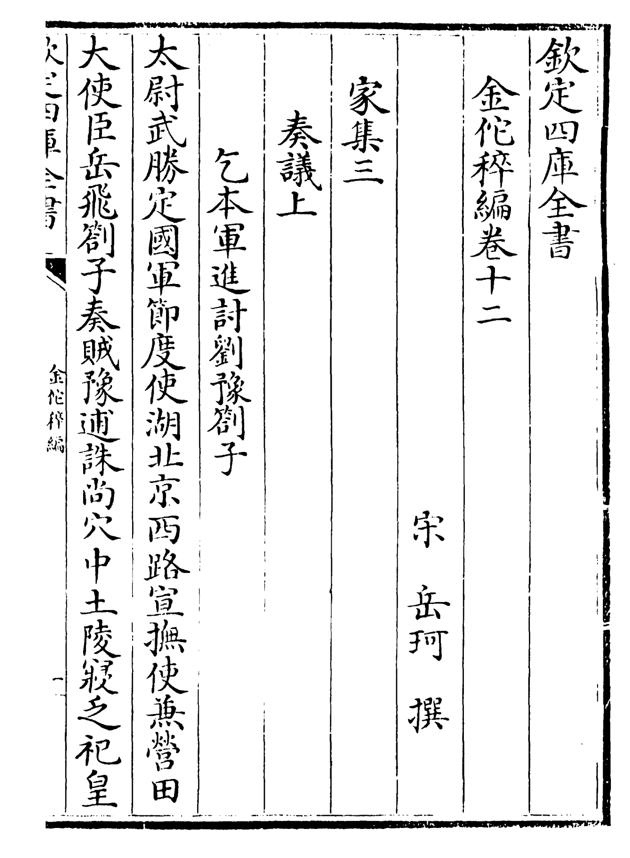
臣夙夜所自許者臣不勝拳拳孤忠昧死一言取進止

乞以明堂恩奏張所男宗本奏

起復太尉武勝定國軍節度使湖北京西路宣撫使兼營田大使臣岳飛狀奏臣竊見張俊例初除大尉陳乞奏薦男於文資内安排臣技能茂取勲伐無聞遭際聖明承乏將帥伏念臣昨於建炎初因上書論事罪廢偶幸逃死實出聖造于時孤子一身狼狽羈旅因詣招撫使張所所一見與臣言兩河燕雲利害適偶契合臣自

白身借補修武郎閤門宣贊舍人充中軍統領尋又陞統制其後張所軍次北京蒙朝廷貶責南方卒以節死臣念靖康以來奮不顧身為國捍難者不為無人而其間誤國敗事者固亦不乏然聖恩寬大終於一切矜貸若張所實先意兩河而身未北渡已遭横議令其身名凋喪後嗣零落使臣不言臣則有負欲望矜憐將臣令歲奏薦恩例奏補張所男宗本依張俊例於文資内安排謹録奏聞伏候勅旨

金佗稡編卷十一



金佗稡編卷十二

宋 岳珂 撰

家集三

奏議上

乞本軍進討劉豫劄子

太尉武勝定國軍節度使湖北京西路宣撫使兼營田大使臣岳飛劄子奏賊豫逋誅尚穴中土陵寢乏祀皇

圖偏安陛下六飛時廵越在海際天下之愚夫愚婦莫不疾首痛心願得伸鋤奮梃以致死于敵而陛下督重此舉界年于兹雖嘗分命將臣鼎峙江漢而皆僅令自守以待敵不敢遠攻而求勝是以天下忠憤之氣日以沮喪中原來蘇之望日以衰息歲月益久汙染漸深趨向一背不復可以轉移此其利害誠爲易見臣待罪閫外不能宣國威靈克殄小醜致神州隅於王化僭偽穴於宫闕死有餘罪敢逃司敗之誅陛下比者寢閣之命

聖斷已堅咸謂恢復之功指日可冀何至今日尚未決策北向臣願因此上稟成筭不煩濟師只以本軍進討庶少塞緦官之咎以成陛下寤寐中興之志順天之道因民之情以曲直爲壯老以逆順爲强弱萬全之效兹焉可必惟陛下力斷而行之不勝大願區區臣子下情昧死干冒天威無任戰慄恐懼之至取進止

乞移都奏畧

錢塘僻在海隅非用武之地臣請陛下建都上游用漢

光武故事親勒六軍往來督戰庶將士知聖意之所向人人用命臣當仗國威靈鼓行北向殄滅敵氛則中興之功即日可冀

乞進屯淮甸劄子

太尉武勝定國軍節度使湖北京西路宣撫使兼營田大使臣岳飛劄子奏臣伏覩陛下移蹕建康將遂恢圖之計近忽傳淮西軍馬潰叛酈瓊等迫脅軍民而去然事出倉卒實非士衆本心亦有半道逃歸人數不少於

國計未有所損不足上軫淵衷臣度今日事勢彼必未能便有舉動襄陽上流即目亦無敵騎侵犯唯是淮甸迫近行在臣願提全軍進屯萬一强敵窺伺臣當竭力奮擊期於破滅仍乞别遣軍馬措置襄陽一帶伏乞睿斷詳酌施行取進止

奏審已條具曲折未准指揮劄子

太尉武勝定國軍節度使湖北京西路宣撫使兼營田大使臣岳飛劄子奏臣自去冬聞金人廢劉豫有可乘

之機是以屢貫管見塵瀆天聽三月二十六日領樞密

院劄子奉闕

二日降到赦書交割使臣西京河南府係臣所管地分自劉豫盜據以來祖宗陵寢久失嚴奉臣不勝臣子區區之情欲乞量帶官兵躬詣洒掃謹録奏聞伏候勑旨

論敵情奏略

金人自靖康以來以和欵我者十餘年矣不悟其姦受禍至此今復無事請和此殆必有肘腋之虞未能攻犯邊境又劉豫初廢藩籬空虛故詭爲此耳名以地歸我然實寄之也臣請量帶輕騎隨二使祗謁陵寢因以往觀敵釁

奏審謁陵寢行期劄子

武勝定國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湖北京西路宣撫使兼營田大使臣岳飛劄子奏契勘今日祗謁陵寢使

同判大宗正事士㒟兵部侍郎張燾已到鄂州臣見辦集行役只候得士㒟張燾關報行期便同起發或恐闕

李興吳琦轉官告乞付軍前給降奏

武勝定國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湖北京西路宣撫使兼營田大使河南北諸路招討使臣岳飛狀奏契勘本司近據統領官梁興申差人探報得河南府見被金

人占據本府有敵人七千餘人馬五千餘匹食糧軍三千餘人知府係彼部下奉國上將軍武安軍節度使李成并差女真同知其本府管下福昌永寧伊陽三縣女真不曾前去止有河南府鈐轄李興人兵往來私掠財物及據伊陽縣申亦爲上件李興事理臣已差秉義郎加道武翼郎閤門宣贊舍人本司中軍統領軍馬蘇堅權河南府事令擇一縣寄治府事招收軍馬措置事宜及拘收李興一行前來軍前使喚外伏望聖慈特降睿

旨付臣照會施行所有李興吴琦轉官告乞給降付臣候再立微效日給付施行庶得有以激勸謹録奏聞伏候敕旨

乞乗機進兵劄子

武勝定國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湖北京西路宣撫使兼營田大使河南北諸路招討使臣岳飛劄子奏臣比得衛州忠義統制趙俊差人賫到申狀自閏六月二十七日起離本州於今月初四日到臣軍前報北遣兵

過河會合忠義統制喬握堅等已收復趙州了當又遣本司統制梁興董榮兩軍過河河北州縣往往自亂民心皆願歸朝廷乞遣發大兵前來措置臣契勘金人近累敗衂其將帥四太子等皆令老小渡河惟是敵衆尚徘徊於京城南壁一帶近却發八千人過河北此正是陛下中興之機乃金國必亡之日若不乘勢殄滅恐貽後患伏望速降指揮令諸路之兵火急並進庶幾早見成功取進止

乞定儲嗣奏略

令欲恢復必先正國本以安人心然後陛下不常厥居以示不忘復讎之意

乞劉錡依舊屯順昌奏

武勝定國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湖北京西路宣撫使兼營田大使河南北諸路招討使臣岳飛狀奏准樞密院劄子奏勘會已降指揮順昌府分撥兵將嚴為守備令來順昌府見闕守臣右三省樞密院同奉聖旨令

岳飛依已降指揮辟差順昌府守臣日下具名聞奏劄
送臣疾速施行臣除已恭依前項聖旨指揮施行外臣
契勘近准樞密院劄子節文奉聖旨順昌府舊屬京西
合撥屬本路並要岳飛分撥兵將嚴爲守備劉錡候岳
飛差到兵馬將所部起發前去鎮江府聽候指揮使喚
本司契勘所管軍馬已分布調發前去陝虢西京陳蔡
穎昌汝鄭州一帶幷已有差往河東河北措置事宜已
兩次申奏乞將劉錡一軍且令於順昌府屯駐庶幾緩

急可以照應去訖伏望聖慈特降睿旨依臣已申奏事理施行謹録奏聞伏候勑旨

乞號令歸一奏

武勝定國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湖北京西路宣撫使兼營田大使河南北諸路招討使臣岳飛狀奏勘武功大夫果州團練使知陝州軍州吳琦本司於今年六月十三日差兼京西湖北宣撫使河南北諸路招討使司選鋒軍副統制後來於閏六月二十六日改差兼撞

軍統制軍馬令團集忠義人兵與本司差去統制官措
置掩殺金人收復州縣令據吳琦申淮川陜宣撫使司
劄子恭依聖旨便宜黜陟勘會陜州最係極邊其知州
武功大夫果義團練使吳琦見糾集忠義軍兵據險保
聚捍敵金人理宜增重事權令差兼管内安撫統制忠
義軍馬除已奏聞外仰准此除已祇受外申乞照會臣
契勘川陜宣撫使司差吳琦前項職事委是與本司交
互事不歸一兼虢州亦元屬陜西欲望聖慈特降睿旨

將虢州依舊撥隸川陝宣撫司其知虢州武赳并元帶去軍馬却乞發還本司應副使喚及寄理武功大夫博州刺史河南府兵馬鈐轄李興本司先次依已得聖旨便宜指揮差兼本司左軍統制令據李興申准朝廷指揮差知河南府兼本路安撫使令來措置事宜之間照應不一切恐有悞指蹤并蔡州汝州近准朝廷撥隸京西南路欲乞將逐州依舊撥隸河南府路别差帥臣并蘄黄光州元屬淮西亦乞並撥隸本路庶幾歸一緩急

不致悮事只乞令臣依舊爲朝廷守湖北京西兩路以備緩急使令謹録奏聞伏候勑旨

乞止班師詔奏略

契勘金人重兵盡聚東京屢經敗衄鋭氣沮喪内外震駭聞之諜者敵欲棄其輜重疾走渡河況今豪傑嚮風士卒用命天時人事強弱已見功及垂成時不再來機難輕失臣日夜料之熟矣惟陛下圖之

赴行在劄子

少保武勝定國軍節度使湖北京西路宣撫使兼營田大使河南北諸路招討使臣岳飛劄子奏臣於七月二十七日取順昌府淮南路恭依累降御筆處分前赴行在奏事伏乞睿照取進止

乞會諸帥兵破敵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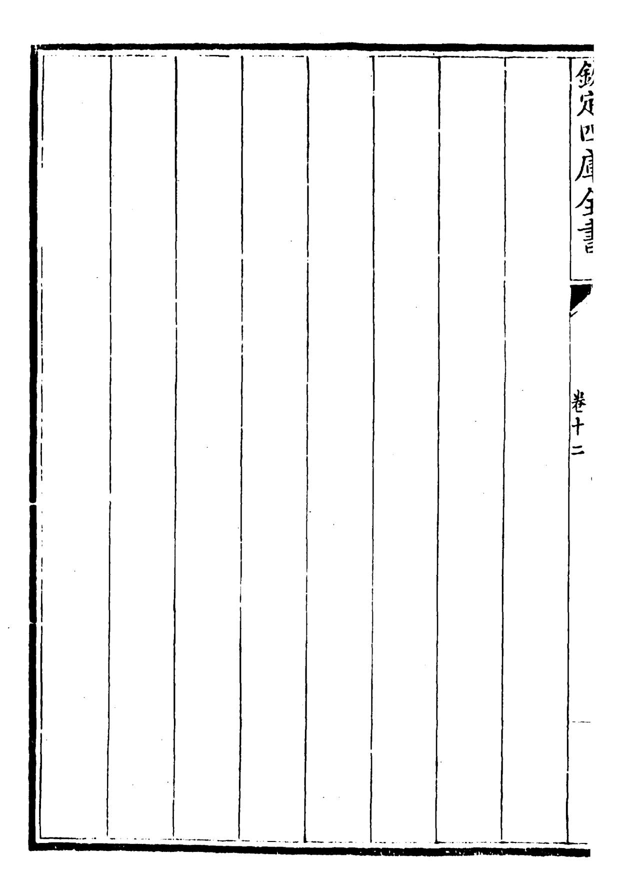
少保武勝定國軍節度使湖北京西路宣撫使兼營田大使河南北諸路招討使臣岳飛狀奏近據探報敵人將自壽春等處入寇淮西臣契勘目即上流未有敵騎

侵犯欲乞聖慈令臣提軍前去會合諸帥同共掩擊兵力既合必成大功伏望速賜指揮施行謹録奏聞伏候

勑旨

乞檢坐張俊等會戰去處奏

少保武勝定國軍節度使湖北京西路宣撫闕



乞發回親兵劄子

少保樞密副使臣岳飛劄子奏臣契勘諸路軍馬已撥屬御前今來臣有將帶到親兵等除量留當直人從其餘盡數欲乞發遣却歸本處所有鄂州及襄陽府等州軍有以前發去防隘把截人馬及淮東西軍馬伏望睿慈早賜措置庶幾使緩急敵騎侵犯有所統攝不致悮事取進止

乞般家劄子

少保樞密副使臣岳飛劄子奏臣昨日曾具奏劄干冒

聖聰欲乞先次般妻男雲一房來行在臣今欲乞盡數
勘契一同來行在居住取進止

金佗稡編卷十二